荣誉何以提升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

——基于混合研究设计的分析

王　爽，刘善槐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基于全国大规模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以“反事实”框架为理论基础的倾向值匹配法，估计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探究微观建构式荣誉对于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深层意义。结果表明：“证书式”“称号式”以及“头衔式”荣誉对于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而有综合奖励、获专业认可和受社会尊重的荣誉为提升农村教师地位认同提供了合理解释路径。为了提升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应赋予荣誉多元象征意义，彰显荣誉的价值效用；构建“卓越+贡献”的荣誉体系，提升荣誉的专业认可度；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激发教师的内生荣誉感。

关键词：农村教师；荣誉制度；地位认同；混合研究

How Does Honor Promote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Teachers?

——A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pproach

WANG Shuang, LIU Shanhuai

(*China Institute of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large-scale field survey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study estimates the impact of honor title on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teachers by us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deep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honor for rural teacher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ertificate of honor, the title of honor and the award name of honor don't exert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status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teachers, while the micro-structured honor, which is valuable, recognized and respected, puts forward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path to the promotion of rural teachers' status identific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rural teachers' status identif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ndow the honor system with multiple symbolic meanings to highlight the value and effectiveness of honor, to construct the honor system centered on contribution and excellence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of honor, and to establish a people-oriented evaluation mechanism to arouse the endogenous sense of honor of teachers.

Keywords: rural teachers; honor system; status identificatio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一、问题提出

教师荣誉制度的价值指向在于提高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认同感，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德国法学家赫伯特·克吕格尔（Herbert Krüger）认为，除了命令、强制和惩罚之外，荣誉奖赏是激励和促进民众自愿作出设立者所期望的行为的重要手段[1]。国际社会普遍重视以制度化和仪式化手段赋予教师职

业荣誉。对美国、英国、新加坡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的研究表明,荣誉具有鼓励全国教师热爱并积极从事教育事业的重要作用[2]。在我国,自古就有尊师传统,对历代名师的封赠、赐号、祭祀从未间断,孔庙堪称古代教师的荣誉殿堂,古代教师荣誉意味着传统师道的传承[3]。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荣誉制度建设,先后设立了"特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奖项。为了提高农村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近年来一系列关于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其关注重点逐步由工资待遇等物质性保障转向荣誉表彰等内生性激励。2015年,国务院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明确提出"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对在乡村学校从教30年以上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加大教师表彰力度,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2020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完善荣誉制度,对长期在乡村学校任教的优秀教师给予物质奖励、培训机会和荣誉表彰。

农村教师荣誉制度是对在农村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进行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的奖励和表彰的制度安排。从国家教师荣誉制度建设的演进逻辑来看,农村教师荣誉制度不仅强调以证书或称号的方式表彰为农村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也注重通过给予物质奖励、培训机会等形式使农村教师形成职业认同感和内生荣誉感。然而,学术界对于当前农村教师荣誉制度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乐观。由于忽视了荣誉的宣传和表彰仪式且缺乏物质性奖励,荣誉制度面临着荣誉价值消解、荣誉载体缺失、荣誉表征失当和荣誉效用阻绝的实践困境[4],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不荣誉"[5]。那么,荣誉对于提升农村教师的社会地位认同是否发挥了作用?荣誉对于农村教师应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探究这些问题对于优化农村教师荣誉制度、提升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

荣誉与个体身份、社会地位紧密相关[6]。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最早将物质财富、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并提出社会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赋予的荣誉或声望决定着人们的等级地位[7]。我国教师的职业地位可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专业地位和职业声望等方面进行评价[8]。已有研究表明: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总体偏低[9];学校所在地的行政层级和学校层次越高,则教师的社会地位越高[10];年龄、教龄、职称、岗位、学历、收入等因素影响教师社会地位[11-12]。荣誉被赋予的不同象征意义对教师地位认同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灵魂工程师""园丁"之类的声誉象征着社会信任,农村教师可凭借这种符号性的社会资本争取地位性资源[13]。教师节活动和表彰仪式是通过对"我们"的强调,使教师这一群体意识到自我的社会身份和归属,从而保持现在的自我认同[14]。"荣誉证书"的发放则被乡村教师建构为一项社会声望授予尝试,而声望本身以及经济收入和社区影响力是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基础[15]。

尽管荣誉被赋予了较高的社会期待,但其激励效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有学者认为现有教师荣誉奖项缺乏广泛性、代表性和最高权威性,未充分考虑地区、城乡、学段、学校类型、性别等各个维度[16]。由于乡村教师的工作环境、工作对象有其特殊性,按照正常的评价标准,乡村教师处于荣誉体系的末端[17]。一些教师荣誉的评审标准中往往对城市与乡村地区学校、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等未作政策倾斜,这也导致来自乡村地区、非重点学校的教师因其弱势学校条件而不能真正公平参评[18]。乡村教师有效荣誉(县级以上)设奖比例过低,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放弃对荣誉的追求,从而使荣誉激励的效用链条无形中被阻断[4]。基于农村中小学的调查发现,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满意度不高,仅有12.7%和28.5%的乡村教师对目前正在实施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5]。

综上所述,学者们围绕荣誉与地位认同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洞察性的研究,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荣誉对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关于荣誉与地位认同的研究多为理论层面的经验性分析,且未对农村教师群体地位认同给予应有关注。荣誉既来源于外界评价,也受个体内在认同影响,这使得估计荣誉对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依据基于"反事实"理论框架的倾向值匹配法估计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净效应",进而基于定性分析探讨微观建构式荣誉对于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机理,以期为优化农村教师荣誉制度的顶层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三、研究设计、数据及变量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在考察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影响的基础上，探究荣誉背后的深层意义及作用机制。混合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范式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并已经逐步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论[19]。混合研究方法能够整合不同形式的数据，结合不同分析方法的优势，为有效地解决研究问题提供更为丰富、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考虑到定量分析提供的数据信息不充分，需要用不同的数据来回答不同的问题，本研究将采用嵌套型设计，以量化和质性材料共同回答研究问题[20]。研究包括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个部分：定量部分旨在运用大规模调查数据得出荣誉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影响的一般性结论；定性部分旨在运用丰富的访谈文本进一步挖掘荣誉的深层次意义，扩展定量分析的研究结论。

在定量分析部分中，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估计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因果效应。农村教师是否获得荣誉受其个体和工作特征影响而非随机发生，即存在样本“选择偏误”。事实上，对于获得荣誉的农村教师我们可以观测其地位认同程度，但却无法获知同一群体未获得荣誉时其地位认同程度，而如果未能有效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模型估计结果存在偏差。Rosenbau（1983）提出以“反事实框架”为理论基础的倾向值匹配法，构造与处理组个体的倾向分数相匹配的控制组个体，使这个虚构的控制组与处理组的分布近似随机[21]。在这一过程中，倾向值指被研究的个体在控制可观测到的混淆变量的情况下受到某种自变量影响的条件概率，可用Logistic或Probit模型进行预测[22]。基于倾向值匹配法，我们能够获得与处理组（获得荣誉）在可观测的协变量分布上近似一致的控制组（未获得荣誉），从而有效观察“荣誉”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得到估计的净效应。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的计量模型如下：

$$ATT=E\{E[Y_{1i}|honor_i=1,p(X_i)]-E[Y_{0i}|honor_i=0,p(X_i)]|honor_i=1\}$$

其中，Y_{1i}和Y_{0i}分别表示农村教师i获得荣誉和未获得荣誉两种情形下的地位认同程度；$honor_i=1$表示农村教师i获得荣誉，$honor_i=0$表示农村教师i未获得荣誉；$p(X_i)$为倾向得分值。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定量分析数据来源于2015年末课题组开展的“中国农村教育大调研”实地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依据地理位置、人均GDP、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的聚类结果，抽取了涵盖广东、浙江、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12个省份的24个县（区），回收有效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问卷7463份（含A卷和B卷）。本研究采用其中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A卷，筛选农村（县级及其以下地区）教师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816个。然而这一数据中，涉及荣誉的关键变量较少，仅能支撑荣誉与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因果分析，却无法揭示这一结果的深层意义。为了获得相关主题更为丰富的数据资料，基于前期调查和定量分析结果，课题组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两次收集了相关主题的定性数据。其中，2018年课题组依托9个省份的大规模调查，共获取69位农村教师的访谈资料；2019年课题组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选取了中部地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县开展田野调查，依据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确定了8位农村教师作为访谈对象，进行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

（三）变量选择及样本描述

定量分析中因变量为地位认同程度，地位认同是个体对其所处社会阶层结构位置的主观感知[23]，其操作性指标题项为“您认为教师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属于____”，其选项包括“上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下等”。自变量为是否获得过荣誉，依据农村教师对“您的最高荣誉称号”这一题项的回答，将获得过县级以上荣誉的教师样本设定取值为1，未获得县级以上荣誉的教师样本设定取值为0。为了有效测度“荣誉”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需控制影响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其他变量。在倾向值匹配变量选择时，纳入与干预变量无关但与结果变量相关的协变量，能够在不影响估计效应的情况下降低处理效应偏差[24]。因此，本研究结合教师地位认同的相关研究，将影响农村教师获得荣誉和地位认同的可观测协变量纳入模型。协变量主要选取了个体因素和工作特征两类变量。其中，个体因素包括性别（男=1，女=0）、年龄、最高学历（本科及以上=1，本科以下=0）、教龄、职称（高级=1，一级=2，二级=3，三级及未评级=4）、职务（有=1，无=0）；工作特征则主要为月工资收入、所在县城学校（是=1，否=0）、所在镇学校（是=1，否=0）以及所在乡村学校（是=1，否=0）。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816)

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地位认同	2.188	0.836	1	5
自变量	是否获得荣誉	0.664	0.472	0	1
协变量	性别（男=1）	0.371	0.483	0	1
	最高学历（本科及以上=1）	0.673	0.469	0	1
	年龄	37.25	8.314	18	63
	教龄	16.137	9.125	0.1	50
	职称	2.528	0.798	1	4
	职务（有=1）	0.504	0.500	0	1
	月工资收入（取对数）	8.151	0.349	5.7	9.4
	县城（是=1）	0.343	0.475	0	1
	镇（是=1）	0.468	0.499	0	1
	乡村（是=1）	0.189	0.392	0	1

定性分析围绕荣誉及地位认同两个维度展开，访谈结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教师的年龄、教龄、学历、学科、职称等；二是工作环境，包括学校理念、组织氛围、人际关系以及家校合作等；三是地位认同，包括从教动机、待遇水平以及工作满意度等；四是荣誉感，包括有荣誉感的经历或感受、评奖评优条件、荣誉制度评价等。受访教师包括初中教师26人、小学教师51人，年龄介于20岁到64岁之间，工作年限半年至41年不等，月收入集中在2500元到4000元之间。

四、研究结果

（一）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

利用倾向值匹配估计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步骤：一是估计荣誉的倾向值；二是根据倾向值将获得荣誉称号与未获得荣誉称号的样本进行匹配；三是基于匹配样本估计因果效应。具体结果如下：

1.倾向得分估计与分析

本研究基于Probit模型估计倾向值，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参数估计。其中，因变量为农村教师是否获得荣誉称号的二分变量；协变量为影响农村教师荣誉称号获得和地位认同的个体因素和工作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最高学历、教龄、职称、职务、月工资收入以及学校所在地等因素。为了获取各变量影响农村教师是否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值，进一步估计了模型中各变量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基于模型回归结果发现，最高学历、年龄、教龄、职称、职务以及学校所在地等因素对于农村教师是否获得荣誉称号均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年龄每增加1年将使其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降低0.9个百分点；教龄每增加1年将使其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增加1.3个百分点。年轻教师对于参加各级各类评比活动更加积极，其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也相对更高；且随着教龄增加，具有更多教育教学经验的农村教师获得荣誉称号的可能性也有所提高。相对于最高学历为本科以下的农村教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村教师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增加了8.9个百分点；职称高一级别的农村教师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增加了11.5个百分点；有职务的农村教师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比无职务的农村教师高出8.2个百分点。学历、职称或职务对于农村教师获得荣誉称号具有重要作用，其原因既在于高学历、高职称或者有职务的教师普遍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也受部分奖项评选对于学历、职称或职务等限定的影响。较之于乡村学校的教师，县城学校的教师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高出7.9个百分点；而镇学校的教师获得荣誉称号的概率与乡村学校的教师并未呈现显著差异，表明县城学校的教师获得荣誉称号的机会相对更多。此外，模型中性别和月工资收入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对农村教师是否获得荣誉称号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表2 预测荣誉称号倾向值的Probit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性别（男=1）	0.066	0.064	0.021	0.020
最高学历（本科及以上=1）	0.281***	0.068	0.089***	0.021
年龄	−0.028*	0.011	−0.009*	0.003
教龄	0.041***	0.010	0.013***	0.003
职称	0.366***	0.053	0.115***	0.016
职务（有=1）	0.258***	0.060	0.082***	0.019
月工资对数（取对数）	−0.089	0.093	−0.028	0.029
县城（是=1）	0.251***	0.085	0.079***	0.027
镇（是=1）	0.122	0.080	0.038	0.025
常数项	0.199	0.745		
Log likelihood	−1199.23			
Wald chi^2	274.54***			
Pesudo R^2	0.1105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文同。

2.平衡性与共同支撑域检验

倾向值匹配法在运用过程中需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域假设两个前提假设[25]。为了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保证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存在系统差异，在获得倾向值得分后需进一步进行倾向值匹配的平衡性检验。采用最近邻匹配的方式对各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相关变量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均值大体接近；标准偏差较匹配前大幅减少，且标准偏差的绝对值控制在5%以内；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相关变量得到了有效匹配。采用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方式检

验，同样能够得到与之相似的结果，说明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3 匹配变量与平衡性检验结果（近邻匹配）

变量	是否匹配	均值		标准偏差	偏误消减	差异性检验	
		处理组	控制组			t值	p>|t|
性别（男性=1）	匹配前	0.416	0.324	19.1%	97.3%	4.08	0.000
	匹配后	0.414	0.411	0.5%		0.14	0.891
学历（本科及以上=1）	匹配前	0.760	0.534	48.6%	99.1%	10.77	0.000
	匹配后	0.759	0.757	0.4%		0.13	0.897
年龄	匹配前	38.811	34.396	55.7%	98.2%	12.15	0.000
	匹配后	38.771	38.851	1.0%		−0.28	0.780
教龄	匹配前	17.855	12.246	64.2%	99.3%	13.99	0.000
	匹配后	17.804	17.845	−0.5%		−0.13	0.897
职称	匹配前	2.711	2.193	68.4%	98.4%	−14.96	0.000
	匹配后	2.706	2.715	−1.1%		−0.31	0.754
职务（有=1）	匹配前	0.535	0.472	12.6%	95.3%	2.72	0.007
	匹配后	0.533	0.530	0.6%		0.16	0.873
月收入对数	匹配前	8.179	8.107	20.8%	81.5%	4.53	0.000
	匹配后	8.179	8.195	−3.8%		−1.1	0.272
县城（是=1）	匹配前	0.390	0.276	24.3%	93.8%	5.15	0.000
	匹配后	0.390	0.383	1.5%		0.39	0.695
镇（是=1）	匹配前	0.441	0.493	−10.4%	96.1%	−2.24	0.025
	匹配后	0.440	0.442	−0.4%		−0.11	0.912
乡村（是=1）	匹配前	0.169	0.231	−15.5%	91.8%	−3.42	0.001
	匹配后	0.170	0.175	−1.3%		−0.36	0.718

利用核匹配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函数，进一步检验两者的共同支持域。结果如图1所示，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概率分布大体相近，呈现出较大的重叠面积，表明两者差异得到有效控制，匹配效果较为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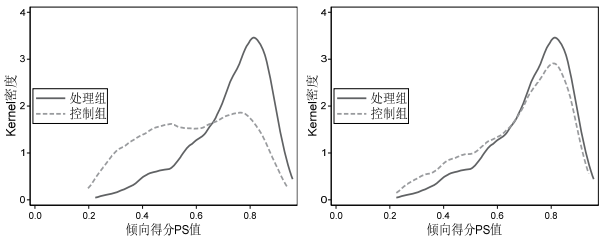

图1 匹配前（左图）与匹配后（右图）核密度函数

3.获得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效应估计

基于处理组与控制组各协变量的匹配结果，可估计匹配后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影响的净效应。为了保证匹配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三种匹配法对匹配效应进行估计，具体如表4所示。在总体样本中，三种匹配结果的ATT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有效匹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协变量后，结果变量不具有差异，即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不具有显著影响。

为了考察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我们依据学校所在地将总样本划分为“县城”“镇”“乡村”三个子样本，估计不同学校所在地教师获得荣誉称号对其地位认同的影响。基于子

表4 倾向得分匹配的处理效应结果

类型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T值
总样本	近邻匹配	2.154	2.109	0.044	0.051	0.86
	半径匹配	2.154	2.111	0.042	0.047	0.90
	核匹配	2.155	2.121	0.034	0.047	0.73
县城	近邻匹配	2.083	1.855	0.228	0.086	2.65***
	半径匹配	2.083	1.863	0.220	0.080	2.74***
	核匹配	2.083	1.868	0.215	0.081	2.67***
镇	近邻匹配	2.192	2.219	−0.027	0.073	−0.37
	半径匹配	2.192	2.231	−0.039	0.067	−0.58
	核匹配	2.192	2.232	−0.039	0.067	−0.59
乡村	近邻匹配	2.229	2.225	0.004	0.115	0.04
	半径匹配	2.229	2.213	0.016	0.109	0.15
	核匹配	2.229	2.213	0.016	0.109	0.15

样本的估计发现，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估计效应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具体而言，在县城教师样本中，三种匹配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荣誉称号对县城教师地位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而在镇和乡村的教师样本中，三种匹配结果均未呈现显著差异，表明荣誉称号对于镇和乡村学校教师的地位认同并未发挥作用。

（二）微观建构式荣誉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

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未呈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荣誉称号无法充分提升农村教师特别是乡镇及以下学校教师的地位认同。那么，荣誉对于农村教师具有何种深层含义？什么样的荣誉有助于提升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结合定性研究进一步探讨微观建构式荣誉对于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为回应上述问题提供了解释路径。

1.有综合奖励的荣誉

在谈到荣誉时，农村教师对于荣誉称号、证书或者头衔少有具体表述，而是将其与物质奖励、职称评定或者福利待遇等内容相关联。在传统乡土社会，荣誉通过社会声望或者崇高威望发挥着提升个体地位认同的作用；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荣誉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往往无法逾越个体对经济利益的理性考量。在个体荣誉观的变迁作用下，农村教师更倾向于附有奖励的荣誉，如有的教师在提到地方评选先进教师的做法时，表示“奖励额度还蛮大的，这个就很有吸引力”。而对于不具有奖励的荣誉，即便是荣誉级别较高，大多数农村教师在肯定荣誉的意义时也无不表达着“给予物质奖励自然是更好的”的期望。如一位获得从教30年国家荣誉证书的乡村教师（编号：01JXC）在访谈中说道：“本来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就不是很高，我们也辛辛苦苦了半辈子，有这样（从教30年荣誉证书）的荣誉，会觉得辛苦没有白费，受人肯定。但要想用一张这样的证书让年轻人留在这里，基

本上是没有很大可能的……还是应该与我们的待遇挂钩……”

荣誉奖励并不局限于物质奖励，不少受访教师对于其他形式的奖励也给予了肯定。如在职称评聘中“有加分”对于农村教师意味着兼具收入和声望的双重价值，而这直接影响其地位认同程度。部分农村教师在谈及荣誉证书时提到“评职称需要有这些条件”。而对于在职称评定中“没有加分”的荣誉证书，则表示其激励作用不足。访谈中一位乡村教师（编号：01JXH）直言：“知道有（乡村教师从教30年）荣誉证书，我觉得没什么用，评职称也没加分……只是证明一下确实在农村从教30年了而已。”农村教师所提及的荣誉奖励并非完全与经济利益相挂钩，也体现为其在公共场域中所能感受到的重视程度。如“定期组织体检”“公园免门票”等荣誉奖励形式虽不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却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社会公众对于农村教师这一群体的推崇。访谈中一位乡村教师（编号：02CAT）说道：“（如果）有这种优惠，对于乡村教师来说，也是一种地位真正提高的表现。”

2.获专业认可的荣誉

农村教师不仅关注荣誉附加的物质奖励，也同样重视荣誉的内在“含金量”。尽管访谈中不少农村教师期望荣誉与职称相挂钩，但“有价值”的荣誉往往意味着具有较强的竞争性。由于不同层级学校的生源质量、资源配置存在较大差异，县城教师在荣誉评选中似乎总是拥有更大的“胜算”，而乡村教师却往往难以从中“崭露头角”。如一位受访县城学校教师（编号：01SYD）说道：“不承认（学校评定的荣誉），只（承）认县级以上的（荣誉）……县里的评定机会特别少。”正因如此，获得高级别荣誉也即意味着教师的专业能力得到了他人认可，这无疑将使教师备受鼓舞。如访谈中一位县城学校教师（编号：03YXX）说道：“参与优秀课比赛取得好成绩会让我感觉很自豪，这是个人的一种能力的体现。你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是很开心的。这也是一种认可，不仅仅是学校领导的认可，（因为学校领导）推荐我们去评课，更多的是评课之后同事的认可。”一些荣誉不仅意味着具有同行认可的专业水平，也体现着教师在学生家长中具有较高的口碑。访谈中一位县城学校教师（编号：03YXL）说道：“寻找最美教师、教师楷模、园丁奖这些奖吧，都是通过网络投票的，这种网络投票都有家长参与……你做得不好，家长也不会给你投。”

对于大多数农村教师而言，获得荣誉虽使其感受到“被认可”，但强化这种价值认同往往还需要一个重要载体——表彰仪式。一位县城学校教师（编号：02ZLL）在谈及荣誉时说道：“能站上讲台接受奖励，心里就像小学生一样期待。”由于获得“有含金量”的荣誉并非易事，农村教师往往希望有“隆重”的表彰以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而获得他人所不知的荣誉，其激励效果将大打折扣。正因如此，一位乡村教师（编号：02CAT）在访谈中说道：“我觉得荣誉证书应该是一个（精致的）本子，最好能找一个平台，能举行一个仪式。人嘛，都有一种荣誉感。”

3.受社会尊重的荣誉

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不仅在于荣誉证书或奖励，也源于教师职业所赋予的特有的荣誉——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尽管接受访谈的农村教师强调着“时代不一样了”，但是大多数农村教师仍保持着从事教育的初心，他们认可“无私奉献”，也希望在自己的岗位上“体现自己的价值”“桃李满天下”。例如，一位受访县城学校教师（编号：02ZLG）说道：“老师这个职业是光荣的……老师和他的学生在一起（坐车时），学生都会给自己的老师让座……在路上遇到我的学生时，我的学生都会跟我打招呼问好……国家也越来越重视这个职业，我们也很荣幸，也愿意为这个职业奉献自己的一生。”

不少农村教师提到教育是“良心工程”，教师职业也要“讲良心”，而见证学生的成长、获得学生或者家长的尊重能够使他们感到“光荣”。访谈中一名县城学校教师（编号：03YXX）回忆起一名叛逆学生在自己的鼓励和帮助下发生改变的经历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父亲老远见到我就特别热情地跟我说他家孩子（近况）怎样，我就觉得我受到了尊重和认可。我参与到了孩子的成长之中，我的努力让孩子有所改变，是很幸福的事情。”

农村教师的内生荣誉感受学生、同事等工作场域相关主体的影响，也与家长以及他人的评价紧密相关。正如一位受访县城学校教师（编号：03YXX）所言：“老师毕竟是社会人，社会对老师的评价是会对老师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影响的。”而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并“理解教师的不易”，这种支持与认同必然有助于提升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如一位受访乡村教师（编号：03ZLC）在评价教师职业时说道：“我觉得当老师还是蛮光荣的，至少我们班的家长对老师们还是蛮尊重的。”在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中，部分农村教师也通过形成集体荣誉感来实现自我认同。例如，一位受

访镇中心学校教师(编号:03ZKY)说道:“别人到学校来参观,(我们学校)得到表扬,会让我很有荣誉感。我们学校经常有很多检查,会有‘万师访万家’‘百名家长看校园’等活动,家长会来(学校)看,他们会说‘诶,不错啊’,都会(让我)有荣誉感。”

五、结论与建议

提升农村教师地位认同是稳定教师队伍的主要途径,而建立荣誉制度以激发农村教师的荣誉感则是实现其地位认同的必要举措。本研究运用定量方法有效估计了荣誉称号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影响的“净效应”,并通过定性方法分析了荣誉对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影响机理。基于定量数据的分析表明,“证书式”“称号式”或者“头衔式”荣誉实际上对于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并未充分发挥作用,且不同层级学校的农村教师对于荣誉称号的价值认同存在差异。基于定性数据的分析表明,受访农村教师赋予了荣誉有综合奖励、获专业认可和受社会尊重的象征意义,这为我们进一步阐释定量研究结果提供了合理路径。

对于提升农村教师地位认同具有正向影响的荣誉,我们认为应包括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指农村教师在荣誉表彰的作用下形成荣誉感,这种荣誉表彰具有外部象征意义和内在价值认同。一方面,荣誉的外部象征意义即其所附带的综合奖励。农村教师作为理性“经济人”,其对荣誉的期望并不是“一纸证书”能够完全达到的,对其地位认同发挥作用的荣誉显然不仅是“证书”“称号”或者“头衔”,而在于其外部象征意义。对于大多数农村教师而言,带有货币性奖励的荣誉无疑具有较大“吸引力”,但与农村教师待遇相关的非货币性奖励,如职称评定或者减免门票等,也同样能够获得农村教师的认同。另一方面,荣誉应具有广泛的专业认可度。对于县城教师而言,优质师资相对集中使荣誉具有较强的竞争性,获得荣誉也就意味着其专业水平得到认可。而对于乡镇及以下层级学校的教师而言,生源质量和教育资源的整体薄弱使其获得荣誉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一旦荣誉称号与教师资历相挂钩,将极大地削弱农村教师对荣誉的内在价值认同。第二个维度则是农村教师在尊师重教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形成荣誉感,这种内生荣誉感受到学生、家长以及社会人员等多主体的共同影响。尽管农村教师倾向于有综合奖励和获专业认可的荣誉,但受访农村教师所谈及的荣誉却不仅仅是荣誉奖励,更在于其在所处场域获得的承认与尊重。事实上,农村教师普遍将教师职业作为一项“神圣”的工作,“讲良心”“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使他们在教育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他们也因而期望能够得到合理的反馈——尊重。这种尊重来源于学生与家长的承认与认可,也源于同事、同行以及其他社会人员的赞誉,而这显然是无法仅仅通过荣誉证书实现的。

上述以荣誉促进农村教师地位认同的两条解释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赋予荣誉多元象征意义,彰显荣誉的价值效用。农村教师荣誉制度应以荣誉证书和物质奖励作为其主要载体。其中,荣誉证书应突出其在教师绩效工资、职称晋升等方面的作用;物质奖励即为教师提供一次性奖金或提供相应价值的纪念品等。同时,应赋予荣誉制度一定的社会效用,如在公园、博物馆、历史文化景点等公共文化场所对获得荣誉的农村教师予以减免门票的优惠,在乘坐公交、火车等交通工具时给予一定的优惠等。第二,构建“卓越+贡献”的荣誉体系,提升荣誉的专业认可度。为了提高荣誉的“含金量”,形成具有普遍认可度的荣誉制度,应完善荣誉制度评选标准,充分体现农村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贡献程度。在卓越性评价方面,可将教师教学业绩、专业技能、工作态度等指标纳入考核范围,采用同行评议、家长和学生评价等方式考核教师专业水平;在贡献性评价方面,可依据教师工作地点偏远艰苦程度、工作年限等维度进行综合性评价。第三,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激发教师的内生荣誉感。为了提升农村教师的地位认同,应建立教师与学生家长的沟通机制,使家长、村民能够理解、认可并且积极配合农村教师开展教育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基金会,通过表彰大会、社交媒体等途径加大对农村教师荣誉的宣传力度,营造积极正面的社会舆论导向。

参考文献

[1]张树华,潘晨光.中外功勋荣誉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

[2]罗明煜.美、英、新加坡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的共性研究[J].教师教育研究,2014(5):107-112.

[3]施克灿.教师荣誉制度的历史渊源[J].教师教育研究,2017(4):98-104.

[4]陈玉义,万明钢.公共视域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对策——基于甘肃、山东等6省区的调查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19(4):28-33.

[5]付卫东,范先佐.《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的成效、问题及对策——基于中西部6省12县(区)120余所农村中小学的调查[J].华

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163-173.
[6]HENRY P J. Low-status compensation: A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status in cultures of honor[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7(3):451-466.
[7]刘祖云,戴洁.再论社会分层的依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122-126.
[8]庞丽娟,金志峰,杨小敏.新时期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7(5):109-113.
[9]李金奇,周守军.义务教育阶段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分析——基于湖北省农村学校的调查[J].教育发展研究,2012,32(22):80-84.
[10]邬志辉.如何提高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N].光明日报,2014-09-02(011).
[11]龙正渝.幼儿园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及其改善[J].学前教育研究,2014(2):3-11.
[12]周慧梅,吕霄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状况与差异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2):112-119.
[13]昌成明,熊和平.象征权力与教育秩序——学校荣誉称号的社会学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8(7):26-30.
[14]李峰.节日的功能及其社会学隐喻[J].河南社会科学,2008(4):109-111.
[15]谢爱磊,刘群群.声望危机隐忧下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建设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9(1):23-28.
[16]周洪宇.国家教师荣誉制度亟待完善[N].中国教育报,2012-09-07(005).
[17]黄俊官.从人性假设理论反思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21(5):28-32.
[18]朱旭东,宋萑.中国教师荣誉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67-168.
[19]李刚,王红蕾.混合方法研究的方法论与实践尝试:共识、争议与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4):98-105,121.
[20]张绘.混合研究方法的形成、研究设计与应用价值——对"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的探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2(5):51-57.
[21]ROSENBAUM P R, RUBIN D B.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 Biometrika, 1983, 70(1): 41-55.
[22]胡安宁.倾向值匹配与因果推论:方法论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2(1):221-246.
[23]JACKMAN M R, JACKMAN R W.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3, 38(5):569-582.
[24]BROOKHART M A, SCHNEEWEISS S, ROTHMAN K J, et al. Variable Selection for Propensity Score Models[J].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06, 163(12):1149-1156.
[25]张紫薇,柯佑祥.大学本土留学教育个人收益的计量分析: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6(1):333-338.

收稿日期:2020-12-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1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乡村振兴和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农村教育发展战略研究"(VGA210005)
作者简介:王爽,黑龙江绥化人,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农村教育、教育政策研究;刘善槐,江西南康人,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农村教育、教育政策研究。